

演唱作品丛书



滨海风潮

• 七场潮剧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剧 情 介 紹

某滨海生产队突然遭受十二級台风和海潮的袭击，集体生产和群众生活发生困难。一些社員悲观失望，生产队长李小壮也束手无策。李小壮的岳父老裕是富裕农民，一向对集体化不滿，这时候便兴风作浪，叫囂天灾不可抵抗，并教唆女儿紅杏拖小壮的后腿，用尽办法迫使小壮辞去生产队长的职务，逃到外地去作投机买卖。老裕以为这一来就可搞垮集体經濟，实现其分田到戶、单干发财的目的。

李小壮的哥哥李大雄是大队的党总支部书记，是个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在李小壮逃走後兼任了生产队长，领导群众挑河水冲洗土壤，种下薯麦瓜豆，获得丰收，安定了人心。此后他又在公社的支持下，领导群众筑成了几十里长的石砌海堤，永絕潮患。

老裕因不愿出勤，到收获分配时沒有分到粮食，女儿紅杏又得病无錢医治，李小壮搞投机买卖也亏了本不敢回家，弄得他万分狼狽。最后，经过事实的教育，老裕服輸認錯了，李小壮也落魄归来，重新回到集体的怀抱。

人 物 表

李大雄（大雄）——三十三岁，大队党总支書記，轉業軍人。

李小壯（小壯）——二十三岁，大雄弟，生产队长。

李含英（含英）——十八岁，大雄妹，記工員。

楊迎春（迎春）——三十一岁，大雄妻。

林紅杏（紅杏）——二十一岁，小壯妻。

林老裕（老裕）——五十岁，小壯岳父。

楊柳青（柳青）——二十一岁，大队技术員。

林小珠（小珠）——九岁，老裕小女。

医 生——三十岁。

老 順——三十岁，社員。

忠 嫂——三十五岁，社員。

大 姆——五十岁，社員。

二 伯——七十岁，社員。

男女社員若干人。

第 一 场

時間：一九六一年一个秋天的夜晚。

地点：海边。

布景：台面横着一条土堤，堤外涌起波浪，天上浓云密布，时而风雨大作，雷电交加。

〔幕启，含英身背广播筒和红十字药袋匆匆上。〕

含英：（内唱）举步匆匆向前行，（上）

速往海边报风情。

眼见丰收已在望，

哪知灾患又横生。

李含英，身当三员——记工员、卫生员、广播员。适才接到指挥部电讯，十二级台风，将要登陆。我大哥李大雄，是总支书记；我二哥李小壮，是生产队长，已先上海堤巡守。我要向前，传达命令，同心协力，共御风潮。快走呀！

（唱）行云阵阵空上过，

绿秧拂拂满田间，

哪知道，今夜里，

无情狂风任意来摧残。

我不怕，夜黑路难走，

我不怕，雨急身上寒。

愿我大哥高呼喚，

千拳万掌击巨浪。

〔风雨声，繼而一声巨雷。〕

啊！风雨来了！大哥呀！（下）

〔雷声又响。小壮、老裕和社員甲上，逃到树下避雨。〕

社員甲：（惶恐地）队长，风越刮越大，雨越落越猛，
看这来势不对呀！

老裕：（若无其事地）勿惊！“一雷抵百厄”，台风刮不成，放心，回家换衫褲，温棉被。（取火抽烟）

小壮：放心？气象台預报，今晚台风要登陆呀！

老裕：气象台！（冷笑地）噴！是在气死嫪〔注〕！秋分后，刮东风，落大雨，这不外是“九月弄九降”。（一陣雷声）

社員甲：咳呀！雷又响了。

老裕：雷响正好，一雷抵百厄，二雷消万灾，保証平安。

含英：（內喊）大哥二哥呀！（三人聞声向內张望）

小壮：是阿英。

〔含英上。〕

含英：（喘急地）二哥呀！（快板）

我冒风冒雨，

半走半爬，

一步一跌，

〔注〕 嫪即母亲。

膝盖出青，
二条辫子，
缠着豆棚，
天乌地暗，
走了一夜。

小壮：有何事，快说。

含英：糟了，糟了，要快倒慢！

（快板）指挥部，广播台，

一刻三分，四次通知，

这……大台风即时到来，

号召大家，同心协力，

把守海堤，抵抗灾害。

二哥呀！

风大、潮涨、雨猛、雷响，

快快来安排。

老裕：呵！真有台风？（自语）啧啧，按道理应该无！

〔社员乙匆匆上。〕

社员乙：（紧张地）队长，潮水涨了！

小壮：（也紧张）涨多快？

社员乙：一口烟，涨半尺。

老裕：（大吃一惊）哎呀！那是海风咸潮！（边说边走）

我快快回家搬物件〔注〕上楼。（转身下）

含英：（急阻止）慢！（见老裕下，生气地对小壮）你这个好岳父，守堤行后面，搬物争头前。

〔注〕 物件即东西。

小壮：勿多話，有人顧外，有人顧內才妥當。

含英：妥當？你看，海浪過堤來了！

〔眾人向前望去。大雄身披雨衣，手提風燈與一社員匆匆上。〕

含英：大哥，台风……

大雄：（沉着地）台风登陆了。

社員甲：（焦急地）書記，怎么办？

大雄：勿慌张，大家一齐上堤，与风浪搏斗！

众人：好！

（唱）勇敢上堤同向前，

要把人力战老天，

迎狂风，击巨浪，

看誰勝負这一场。

〔小壮与社員甲、乙下。大雄轉向台左喊。〕

大雄：同志們，前进！

〔大雄帶群众連貫从台前冲过。〕

〔含英跳上堤，举起广播筒高呼。〕

含英：同志們，保护万亩良田，保护粮食丰收！

〔后台歌声：〕

保护良田保丰收，

揮动鋤头舞鉄鍬，

千顆石，万块土，

沉下缺口抗急流。

〔含英发现堤边出险漏水，以身堵洞，繼而被急流冲倒。〕

含英：（向內喊）大哥，堤快崩了！

〔大雄与众急上。〕

大雄：同志們！来，以身頂水！

〔大雄带头跳下堤外，众相繼而下，連成一排。

〔后台歌声：

兄弟呀同斗争，
土堤虽崩人不崩，
身連身，手携手，
骨肉团结似长城。

大雄：同志們团结呀！

〔风浪越大，堤塌，众被水冲倒，一陣慌乱后，才爬上堤。

含英：（忽见水中有人）咳呀，老順被水冲走了！

大雄：我去救伊。〔注〕

含英：（急拉住大雄）大哥！

众人：不能下去，有危险呀！

〔大雄掙脫含英手，急跳下，既而救老順上堤，众人急扶，社員甲发现大雄手折。

社員甲：雄書記，手骨折了！

众人：（一驚）咳噎！

大雄：（堅強地）不怕。阿英，你快通知老人小孩上樓，保證性命安全。

社員甲：書記，你为了救人，不顧自己性命，須保重呀！

大雄：同志們，堤虽崩了，要即刻堵口，恢复生产。

众人：阮〔注〕扶你回家医治，要堵口待阮来。

大雄：未曾堵口，誓不回家，我要与大家共同战斗。

——幕急下

〔注〕 伊即他。 阮即我們。

第 二 场

时间：距上场几天后。

地点：生产队队部。

布景：旧式祠堂的一角。中垂蓝色布幕，上挂毛主席像，左边竖一石柱，柱上和墙上各贴一张标语，一写“人定胜天，消灭灾害”，一写“有事和群众商量”。左边屋上悬着玉米、谷穗、瓜、豆等种子。台前陈设一桌、一床、一长凳。

〔幕启，小壮垂头丧气斜坐桌边。老裕坐于床沿，慢慢吸烟。忠嫂、老顺与老裕向背坐着。含英站在一旁，面有怒容，两手乱卷长辫。众皆无言，表现出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暂时沉静的场面。〕

老裕：（吸足烟后，烟筒在床沿敲了几下，然后徐徐行至柱旁用烟筒指着标语念）人定胜天！（冷笑地）嘖！归根是
天定胜人！

含英：（急接口反驳）有共产党领导，就是人定胜天！

老裕：有领导，堤怎么会崩？稻怎么会浸死？还是
老实点，靠天吃饭！

含英：靠人吃饭，靠党吃饭！

老裕：（刁滑地）这样说，那就挑起竹籬子找书记要
粮食。（假装要下）

含英：你勿咬断索，我是说听党的话，组织群众，
恢复生产，种菜、种麦、种豆、种番薯，就有

飯吃。

老裕：有飯吃？（鄙視地）小鷄子未出卵壳就吱吱叫，你阿叔牽只大水牛牯，一日犁十三畝田，你还未出生。自古以來，咸水上田，三年無收，若是好種番薯哩海底也好插秧了。

含英：你怎知不好插秧？

（唱）人民公社力量大，
眾人車水海水干；
筑得圍堤長萬里，
且看海底好插秧。

老裕：（唱）初三潮，十八水，
未曾插落堤先崩。

含英：（唱）人民公社力量大，
眾人搬石東海填；
筑得圍堤堅如鐵，
且看海底好插秧。

老裕：（唱）土已烏，水也咸，
有種無收也枉然。

含英：（唱）要種番薯薯會生，
要種大麥麥會青，
要種菜來菜連幅，
要種豆來豆上棚。

老裕：（唱）要種番薯土底空，
要種大麥葉尾紅，
要種菜來菜無根，

要种豆来豆死丛。

〔含英、老裕二人越爭越激烈，小壮抱头不理，老順对老裕的頑固态度深表不滿，忠嫂难辨是非，脸呈忧色。〕

含英：（唱）只要众人一条心，
鋤头掘土变黄金。

老裕：（唱）海水上田田反咸，
鋤头掘落一把盐。

含英：变黄金！

老裕：变做盐！

含英：变黄金！

老裕：变做盐！

含英：盐也要种！

老裕：孬种！

含英：怎么孬种？

老裕：种后无收。

含英：有集体就有收！

老裕：有收我这个林字不姓，我枝……

含英：枝什么，枝什么？

老裕：（看自己手上的烟筒急轉口）……枝山柑烟筒劈做
二畔。（回身坐在床上）

含英：（气愤地轉身对小壮）二哥呀！

（唱）台风吹过后，

如今轉“橫南”。（暗指老裕）

你心中为何无主见？

你口中为何无半言？

〔忠嫂、老順对小壮也不滿意。

老順：（唱）台风吹过后，
咸水已上田，
你心中无主裁，
恐怕誤一冬。

忠嫂：（唱）台风吹过后，
家家米瓮空，
你心中无主意，
恐怕誤了人。

小壮：（唱）台风吹过后，
头脑昏昏迷，
田土上盐灰，
海堤又破裂，
要食无口粮，
要种无本錢，
教我何主裁？
教我何主意？

老裕：（含意深长地）当个队长，管个大家，三二百
个嘴，应有主意！

忠嫂：（唱）裕叔自来老种作，
請你出个好主意。

〔老裕点头自得地站起。含英、老順轉身不睬他。

老裕：（唱）咸水上田蝕三分，
想要种作看天时，
看到明春后，

又再等来年。
只是人多食了米，
水涸魚相挤。
且把村前村后一幅土，
好田分为自留地，
有人三二分，
有人六七厘；
你显道行，
我展本領，
收多收少，
各人各张纏。

〔含英、老順二人一听，气憤地站起。

含英：
老順：（同唱）原来你的好主意，
要拚分田拚分地！

老裕：好好，勿提大題，勿提大題！（轉身又回到床沿坐下）

含英：（又气又急）二哥……队长呀，要合要分？要种要荒？你說一句。

小壮：要种？老农說种了无收成。

含英：无收成？（气极）我找大哥！（要下）

忠嫂：（急阻）阿英，勿激气，再与你二哥緩慢商量。

含英：我看丈人女婿的思想是……

小壮：（急接口）是怎呢？〔注〕

含英：（大声地）是同一块柴劈开的！

〔注〕 怎呢即什么。

小壮：（怒）好好，你的思想通，队长就由你来当。

〔含英万分气愤，激得掩面泣泪。大雄左手吊着绷带上。

老顺：雄书记，你怎好出来？回去休养。

大雄：生产未恢复哪能休养。

〔大雄见含英状，上前问，含英以手示意，大雄点头会意。

老裕见大雄，有点惧怕，徐行至柱旁，对着标语点头假表赞同。

大雄：裕叔，你有什么意见？

老裕：（奸诈地）无……无什么意见！（边走边说）你会当大的，应留给人一条生路！（下）

大雄：生路？（对众）社会主义大道就是生路！（转身对小壮）阿壮，目前有困难，更要抬起头，相信有党领导，就能恢复生产。

小壮：恢复生产，我无能力！（拔足而下）

忠嫂：老二，老二！（也愁眉随下）

含英：（生气地）不要脸！

大雄：阿英，勿急性。

老顺：（有点灰心）雄书记，争了大半天，老裕还是说种了无收成。

大雄：有集体力量，有生产技术，就有收成。

含英：（活跃起来）呵？技术？大哥，阿青昨日在校毕业回来，伊就有技术，我去叫伊来。

〔含英匆匆下，拉柳青同上。

含英：阿青，此时已轮到你显本领了，在我哥哥面前，要敢提意见。（转身对大雄）大哥，阿青来了。

大雄：好。阿青，土变咸了，要用什么技术来耕种？

柳青：呵……（思索）

含英：（焦急地）好种麦、种豆、种菜、种番薯，你说，你说！

柳青：恁〔注〕听！

（唱）把将田土翻起来，

看我两手细安排，（含英得意）

要种番薯要种麦，（含英更得意）

寄去化验便会知。（含英突然失望）

老顺：寄去哪里化验？

柳青：寄去上海。

老顺：寄去上海？何不寄去天上！

柳青：不是，在地下，农业科学研究所。

老顺：是太远呀！

柳青：呵！太远？（思索一下）对！远功不如近利，恁再听！

（唱）犁头翻起筑小畦，

一畦西来一畦东，

西边种菜东种豆，

试验成功，

明年才来种满田。

老顺：（唱）明年才来种满田，

肚腹怎么饿过冬？

〔含英气愤地。〕

〔注〕 恁即你们。

含英：你呀！

（唱）請你上床去安睡，

睡到明年才起来吃早餐。

老順：太慢！

柳青：要快，那就要因地制宜。（边行边念）制宜……

因地……（忽有所悟，从袋里取出小册查看）呵！（念）

萍草科，性耐咸，宜种滨海之地……有了！听！

（唱）不管田尾与田头，

河水海水任它流，

堤前堤后取苗种，

种下水草定然大丰收。

含英：（更气愤）种水草，种来打索縛你的喉嚨呵！

柳青：不种水草，就种紅树。

含英：什么紅树？

柳青：俗叫校梔。

含英：气死人呀！（頓足）

柳青：（再翻册）我土壤学、栽培学、植物分类，科科都找遍，就是这二种最耐咸，不信你就拿去看。

〔含英上前搶过小册子，生气地丢下地。〕

含英：（唱）你勿讀書会牵牛，

你讀死书讀糊涂。

从今后，勿相见，

勾下手訣〔注〕各人各一途。

〔注〕 勾手訣是小孩发誓的动作。

老順：这样說，还是不能种！

大雄：（和藹地）阿青，勿难过，今后要深入田間，向老农学习。（含英瞪眼向柳青示怒意）阿英，勿急性，阿青說也有理，只是不合实际。

含英：还是让老裕說大話，难道真的天定胜人？（轉身伸手要把“人定胜天”标語撕下，大雄急阻止，回头见另一标語）

大雄：（念）有事同群众商量。

含英：是毛主席教俺的。

大雄：对，快找老輩。

含英：（忽有所见）呵！二伯来了。

〔二伯上，大雄、含英扶他坐。〕

二伯：（见大雄手）阿雄，你为了众人，致到手骨跌折。

大雄：（謙遜地）是我自己不小心。

含英：是冒险落海救阿老順呀！

二伯：真难得，真难得！

大雄：請問老伯，田上咸水，有什么办法好来耕种？

二伯：自古以来，咸水上田，三年无收。

老順：（失望地）也是这样說，这就死了。

二伯：死什么，海边生，海边大，生人张生計，俭食几个月，明年大雨一来就好种。

大雄：有雨来就好种？

老順：那就来种。